# 霽山集

附拾遺

二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霽山集

附拾遺

(二)

林景熙撰

# 霽山先生集卷第三

鹿城晚眺 郭璞卜東嘉城基有白鹿銜花而出故名爲鹿城

古城僊鹿遠百感赴斜曛海氣千年聚甌鄉海圖乃千年海氣適聚之地又郭璞卜城讖云此去一千年氣數始旺山形九斗分神雅飢啄蘚宰木蟲藏雲何處鳴鉦發春屯又易軍溫州路志歸附後軍民官不相統攝至元二十八年分爲一十七翼各有千戶所鎮守皆過歲更戍焉

初夏

春歸不知處溪棟日初長初夏棟花始開舊篋題詩扇此句雖引事然以時求之則又暗用葉石林初夏詞寶扇重尋明月影之意下句意同疎簾讀易香田蛙占水旱章八元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海燕語興亡復恐閒愁起聽泉過石梁

過北鴈蕩山下在樂清縣東北九十里芙蓉村

驛路人夫容秋高見早鴻蕩雲飛作雨海日射成虹一水通龍穴諸峯盡佛宮如何靈運屐不到此山中謝靈運登山陟嶺常著木屐爲永嘉守爲民行田至白石巖而返而鴈山眞境未嘗見也

禹穴 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

禹跡微茫久。雲深鎖薜蘿。洞前青壁坼。世外素書多。遁甲開山圖。禹治水至會稽。宿于衡嶺。宛委之神。奏石匱之書十二卷。禹未及受。四卷飛入泉。四卷繼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圖也。因用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猿狖垂山木。龍靈起井波。相傳通海眼。魚網得金科。陽明洞羽流祈雨。投金科於石罅。後漁人舉網。於海得金科。是其穴與海眼相通也。

禹廟 在會稽東南十二里。

萬國曾朝會。羣山尚鬱盤。嚴祠鎮玄壁。勝覽云。紹興間。祠之前一夕。忽光燄爍人。即其處斷之。得古珪璧珮環。藏於廟。然今所存者。非其眞矣。故代守黃冠。政和四年。勅即廟爲道士觀。賜額曰告成。窆入雲根古。越志云。禹陵舊在廟傍。今不知所在。獨有當時窆石尚存。高丈許。如秤椎。主奉祠。梁歸雨氣寒。按四明圖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梅子眞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然。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於柱。年年送春事。來拂蘚碑看。年年暮春脩禊於此。故來拂讀蘚碑也。

荷錢

盈盈新疊碧。難借柳條穿。鑄景孤蒲外。買鄰鷗鷺邊。炎官初掌柄。水國不書年。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漸長薰風價。折筩供酒船。雞距集鄭公。憩三伏。率賓僚避暑。使取蓮葉盛酒。以譬刺葉中。令與柄通。持吸之。名碧筩酒。又東坡初到黃州。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仍以竹筩貯之。用不盡者。以待賓客。謂之折筩錢。

過陶嶺有錢王井又三里有錢王石菴在越州。即陶山嶺也。

沙井泉初試。石菴苔已荒。不知更宋代。猶自說錢王。古塚木根怪。春山雲氣香。詩成無紙筆。駐馬語殘陽。

久雨

閉門荒草合。宿雨掩春華。西海無回日。東風幾落花。霧冥猿自嘯。蕩冷鴈猶家。誰是補天手。空懷鍊石媧。

訪武伯山居在舜田下。

照書雙眼碧。天欲壽斯文。白髮前朝士。青山半屋雲。遲花春後見。遠瀑夜深聞。迴首重華夢。荒田自鹿麏。

客意

獨夜愁如此。殊鄉老柰何。故人經亂少。歸夢入秋多。衣敝鄰砧動。書沈海鴈過。燈前空拂劒。酒薄不成歌。

漁笛

楚竹聲何遠。劉禹錫詩。楚山簫。蕭笛竹秋。東坡笛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注今蘄泰出笛材。故楚地也。蒼茫想釣舟。橫當半篷月。吹破一江秋。落葉紛前浦。驚鴻過別洲。深得漁笛聲邊之趣。曲終枕蓑臥。無夢到涼州。楊妃外傳。開元間。西涼州所內曲曰涼州。詞則貴妃爲之。

雨土至元辛卯春。甌中雨土。

豐凶不可問。疑入瘴鄉春。高漢枯無潤。剛風吹作塵。園林霜後色。樵牧霧中身。四望荒荒白。誰爲洗日人。

枯樹

凋悴緣何事。青青憶舊叢。有枝撐夜月。無葉起秋風。暑路行人惜。寒巢宿鳥空。倘留心不死。噓拂待春工。

凡詩結語貴有生意。設若此詩終篇言枯悴。則非所以爲詩矣。故曰倘留心不死。噓拂待春工也。又人不知義理。斯謂之心死。倘心不死。則義理尚存。身雖窮困何害乎。

潘山長人括 平陽白石人。

爲官轉多事。行役到寒氈。落日鄰州樹。西風逆水船。飯牛懷白石。訪鶴入青田。我欲看行卷。僊峯雪瀑邊。

括之縉雲縣。有僊都山。有瀑布亭。

江心寺 在溫州永清門外。

佛借龍宮五百年。江心本龍地。其始有神僧欲建寺其上。乃與龍王借地五百年。及數滿。龍請故地。又有僧謂曰。天上五百年。非人間也。平分城樹與村煙。叢林忽湧中流地。雙塔曾擎半壁天。蓋以宋高宗南渡。曾抵此寺故也。石色帶雲籠客袖。磬聲和月落漁船。袈裟不限侵門水。十載何人坐象筵。

詩言象筵。蓋指寺中主席者。而言在先江潮泛漲。侵入寺門。有僧以袈裟鎮之。潮常至三門外而止。

長至日

觀物閒中得化機。此言觀物而得造化之機。則理在其中矣。相隨野鶴立多時。遺編蠹老芸空辟。舊念灰寒管不吹。夜氣清明非藥鼎。春風消息在梅枝。三杯美酒微微醉。細和堯夫擊壤詩。

元日得家書喜

爆竹聲殘事事新。歲時記。元日庭前爆竹以驚山魈惡鬼。獨憐臨鏡尙儒巾。寒窗琴册燈花曉。衰鬢江湖柏酒春。道在老天扶客健。書來稚子識家貧。舊山亦有閒風月。歸與漁樵作主人。

次翁秀峯 溫州在城人。

花柳西湖別此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王羲之蘭亭序。作於永和九年。以蠶紙鼠須筆書之。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楚水夢聞長樂鐘。劉禹錫詩。十年楚水楓林外。今夜始聞長樂鐘。黃妳秋燈餘舊癖。黃妳書睡也。金樓子載有人讀書。把卷卽睡。人因呼黃卷爲黃妳。謂怡神養性。如乳媼也。素侯野服拜新封。太史公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比王者名曰素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峯。溫州華蓋山。乃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八洞天也。是爲容成太王之天。此言世變而峯獨能不易其所守。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一春煙景竹筍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冰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寄七山人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心先生隱居于此。稱爲七山人。

十年疎鬢爲誰班。天借儒冠日月閒。欹枕寒生雙瀑澗。開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尙覺遼城是。鵑老空聞蜀道難。欲覓九還憑寄語。九還、謂九轉靈丹也。青牛何日度函關。神僊傳老子乘青牛度關。關令尹喜拜之。故云。

王德玉席上賦牡丹監簿子

露洗檀心迥絕塵。猩袍曾受百花臣。猩袍、天子之袍。以猩血染之。故曰猩袍。以況牡丹之紅者。牡丹號花王。故以百花爲臣也。東風喚起清平曲。開元間。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之牡丹也。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繁開。明皇召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子弟中尤者。以歌翰林李白進清平詞三章。蓋周房中樂遺聲也。西洛移來富貴春。洛陽牡丹天下第一。周茂叔愛蓮說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金縷杯深如勸客。坡詩。就中一葉何所似。瑪瑙盤承金縷杯。香霞幄暖欲薰人。羅鄴詩。幄籠輕日護香霞。年年此地開芳席。看到兒孫色更新。羅鄴詩。看到子孫能幾家。

和王德游夜感監簿子

小池荷淨雨初晴。世念消磨未到僧。衣帶長江空北固。山勢北來險固故云。觚稜舊月隔西興。觚稜帝闕也。一春空負花前

酒。獨夜相知竹下燈。自笑老來甘鷁退。少年雲路健追鵬。

荷花

淨根元不競芳菲。萬柄亭亭出碧漪。乘露醉肌渾欲洗。無風清氣自相吹。製裳香冷微雲護。傾蓋盟深獨月知。却笑滿城紛繡縠。司馬公牡丹詩。滿城繡縠走香風。濂溪此意更同誰。

納涼

黃卷無端作睡媒。火雲萬朶鬱崔嵬。暑如酷吏何當去。聞見錄云。范魯公質。微時坐封丘茅肆中。時盛暑。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忽有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言訖不見。薰自重華知幾來。腳踏層冰思遠壑。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冰厚百尺。手遮赤日厭飛埃。披襟坐石不能夜。忽聽南山起怒雷。

次王脩竹監簿送羽士過龍瑞宮

龍迎葱珮出珠宮。詩有瑲葱珩。注。葱。蒼然之色。如葱者也。珩珮首橫玉也。所謂葱珮。卽此。鏡水涼生碧樹中。鏡水卽鏡湖。崖列千尋根到海。劒懸七尺氣橫空。晝閒謾寫琴三疊。曉發猶餘鼓一通。猨鶴無期雲自在。人閒何更有空同。

王監簿陶山禱雨志喜

城居苦熱念林丘。偶向殊庭送羽流。羽流羽客也。史有道家者流。故曰羽流。雙袖攜雲禹穴曉。一瓢分雨舜田秋。幽怪錄李靖乘青驄馬傾瓢行雨故事。溪聲冉冉來松壑。秋意蕭蕭滿竹樓。我與蠅蚊爭晝夜。夢中猶及赴清游。

次韻山中見寄

物外高栖豈好奇。愛涼坐到雨來時。四愁歲月空平子。漢張衡字平子。作有四愁詩。三樂乾坤自啓期。家語榮啟期鹿裘索帶鼓琴而歌三樂。晉代諸賢曲水會。見蘭亭記。鎬京遺澤變風詩。鎬京武王所營。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世交翻覆如雲雨。野鶴孤心老竹知。大意老竹是指監簿之號。野鶴乃自喻也。

王監簿南墅新樓落成　南墅在陶山。

玉珮珊珊不可招。眼空塵界等秋毫。山林貞白三層迴。南史陶弘景少有養生之志。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辭祿歸隱。永元初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傍。年八十五卒。謚曰貞白先生。湖海元龍百尺高。自笑行藏關氣數。肯將歌舞換風騷。王元之黃州竹樓記。至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卷簾最愛南山近。坐聽松聲起碧濤。

## 石門洞 在處州青田縣溪南。有書院道觀在焉。

臨溪雙石如層城。中有洞天門不扃。杖藜穿涉入微逕。古藤絡樹春冥冥。渴猨引子下飲湖。山瓢我亦分清泠。一重一掩翳復朗。朱門金榜開殊庭。衆峯環拱受約束。何年神造驅五丁。縹緲樓臺鐘磬寂。薜荔紛披窻戶青。黃冠羽服者誰子。瓊臺坐閱南華經。客來揖坐松下石。呼茶味淪枸杞靈。笑遣青衣導余步。峯回路轉銀河傾。其中有瀑布亭。扁曰萬丈銀河。初看絕壁走雲霧。倏聽萬壑驅風霆。不知何代擘青峽。明珠萬斛皆龍腥。欲喚琴高借僊鯉。列僊傳。琴高鼓琴。爲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諸弟子期之。後果乘赤鯉至。濛濛山雨吹孤亭。

## 荷珠

霞衣葱珮來珊珊。水晶之宮綠玉盤。皆比喻之辭。誰與馮夷作戲劇。貝闕驅人神瓢翻。見前。又疑龍織鮫人泣。述異志南海有鮫人室。善織綃。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臨去。就主人索器。泣而出珠與之。碧窪融作水銀汁。圓或爲璧方爲珪。寒光滉漾不可拾。古來欹器戒覆傾。眞宰之柄常惡盈。季倫買笑輕百斛。金谷轉首迷榛荊。紛紛魚目爭貴惜。道眼獨懸諸幻息。須臾海霧山日高。綠雲萬柄淨如拭。

遊九鎖山在杭州餘杭縣西。其處有五洞交扁。九峯回挹。千巖萬谷。秀聚其中。

肥馬輕裘到此難。名標九鎖翠微開。天開洞府幾千載。地隔風塵此一關。謝屐空憐迷鴈蕩。迷字最佳。蘇詩不是夢廬山。東坡初入廬山。見山谷奇秀。應接不暇。因作三絕云。如今不是夢眞筒在廬山。他生脩得清緣在。擬扣金堂覓大還。大還、丹也。眞僊傳有小還丹、大還丹。

右入九鎖山門

客杖偶逢山鶴引。儒冠幸免野猨嗔。吹來松氣清人骨。爲洗東華萬斛塵。

右松閒

日澹梧枝洞銷苔。人閒矰繳幾驚猜。九苞自是沖霄物。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曾爲簫韶一出來。

右鳳洞

雲溼林腥隱石扉。不知何代有龍歸。却疑此洞元無底。下挾滄溟作雨飛。

右龍洞

百雷鬬我前。八溟覆我後。誰哉擘巨崖。縱此翠蛟走。又疑蜀川下。萬騎赴峽口。凭闌神爲搖。清寒逼兩肘。久乃與之忘。一洗耳目垢。骨冷春木臞。魂驚夜猨吼。神仙亦愛奇。臨流弄瓊玖。乘鯉琴高風。見前。捉月太白

手。跳入水晶宮。身世亦何有。緬懷玉局翁。漢桓帝永壽初。太上老君降成都。其地化爲玉局。坐升之。授張道陵要術。不受荒幻誘。爾來謁空祠。其處有老君祠。采蘋奠玄酒。百年等一漚。道先天地壽。逝者固如斯。川上歎魯叟。

右翠蛟亭

洞天有別雲。福地無凡土。嘉名此兼擅。靈氣適專聚。峯巒互重掩。雲霧自吞吐。飄然乘泠風。一瓣謁瓊宇。住山老黃冠。迎客琪樹午。魚魚美少年。華裾集齋鼓。往者脩鍊人。飛昇接高武。爾來何寂寥。山川亦今古。甲第擬王侯。漢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以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億萬富倉庾。所以氣體移。學道不精苦。吾聞郭許儔。卓菴老林莽。郭文。許邁。皆結菴深山。脩道之人。終日對白雲。餐松飲石乳。

右洞霄宮

九鎖絕人寰。一嶂聳天柱。自從開闢來。著此洞天古。奇石千萬姿。元不費神斧。帝敕守六丁。山夔孰敢侮。白晝中冥冥。游者必持炬。或絢若霞敷。或蹙若波詭。或豎若旌幢。或懸若鐘鼓。或虎而爪踞。或鳳而翅舞。異狀紛獻酬。清音起擊拊。不知金堂仙。恍惚在何許。褰衣下側逕。層嵐結瓊乳。徑極鏄轉深。幽潭蓄風雨。劣容童豎入。恐觸龍蛟怒。凜乎不可留。長嘯出巖戶。

右大滌洞天

聞有眞人白日昇。洞天千古卓峻嶒。頂高絕似撐華蓋。華蓋星見天文志。華蓋山見名山志。皆取其形狀似華蓋以名之也。穴暝初疑入武陵。秋靜石枰空暈蘚。寒生泉縫忽懸冰。依依谷口斜陽在。已覺重嵐溼杖藤。

右栖眞洞

誰卓孤峯紫翠巔。流泉一脈到宮前。却憐千尺擎天桂。不拄東南半壁天。

右天柱峯

僊子渾無涉世勞。屐痕一尺寄孤高。幾人失脚風波裏。可是雲根立得牢。

右神仙隱跡

華表鶴歸處。林深別有天。雲陰生石壁。杉影落丹泉。宇宙名山在。神僊古洞懸。歸來凡骨換。寂照起三田。楞嚴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偈。眞書上田神舍中田氣府下田精區。

右過石壁丹泉二亭

留寄沈介石高士　廷博案沈介石。洞霄宮道士。

名山隔風雨。幾度夢空馳。谷口重來路。雲根舊別時。玄門尊老宿。白髮長嬰兒。欲問還丹事。林深鶴已知。

懷葉鄧二友 延博案葉林鄧牧俱洞霄宮道士

中歲脩玄學。王弼有玄學 懸崖結屋危。幻身風露襲。淺戶虎狼窺。晉郭文遊名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爲舍苫覆其上居無壁障時猛虎暴入屋害人文獨宿十餘年率無所害矣

九鎖洞中志。一瓢身後詩。定知明月夜。雙鶴影相隨。指言葉鄧二友化爲雙鶴也

半雲菴 瑞安陳瑞洲家菴名

天地等蘧廬。莊子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注蘧廬草屋也 結廬復何事。一閒亦寄耳。況乃寄所寄。坡詩吾生如寄爾何者爲我廬 我身正似雲。於此適相值。買鄰不用錢。南史梁呂僧珍爲領軍宋李雅罷南昌郡市宅居僧珍側僧珍問宅價答曰一千一百萬僧珍怪其貴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平分有餘地。豈不愛專壑。孤立聖所懼。平生志八荒。澤物乃吾素。此君子兼濟之事 我行雲不隨。雲行我復住。出處兩何心。得非以時故。此意猶曰我於仕進之初未有名位不得施其澤物之功是我行而雲不隨也及名位既得可以行其志矣而又退處山林之不暇是雲行而我復住也其所以然者豈非時事不同之故歟 造物無全功。蒼生竟誰顧。石牀坐忘言。平分一半愧。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爲發之

葵榴入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爲浪自悲。懷古淚紛委。湘江沈忠臣。史記屈原仕楚爲大夫遭讒乃作離騷九歌九章等篇自沈汨羅江而死。越江沈孝子。列女傳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弦歌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旬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抱父屍俱出。沈骨不沈名。清風兩江水。或云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爲驚。憂君國將毀。於焉偷吾生。何以立戴履。脩短在百年。芳穢垂千紀。人生脩短不過百年之間而芳穢之名垂於千紀與其害義而生固不若就義而死也。之人死猶生。滔滔眞死矣。若屈原曹娥之死流問無窮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庸何傷乎彼衆人之死則眞死而已矣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陳子植草廬成求予賦

老矣杜陵客。草堂倚江干。故人相幽築。皇天愍生還。此借用甫事爲比以起下文之意。君家付楚炬。結構當時囂。謂得風雅力。竹木供大官。城邊夜歸鶴。杳杳發長歎。朱甍昔峩峩。碧草今曼曼。何如蔭白茅。容膝有餘安。此況言昔日朱甍之峩峩者今皆爲碧草之曼曼矣世事榮枯前後不同如此固不若但蔭白茅而求容膝之安也。我哀喪亂餘。人煙半凋殘。風淒狐兎警。露重星斗寒。丈夫坐一室。此念馳九寰。所以草堂人。安得千萬閒。

有感

逢春感孤羈。抱古來衆吠。離騷邑犬爭吠。吠所怪也。皆比喻讒謗之辭。如何陵谷遷。謂世事遷變無常也。芳草亦蕭艾。離騷何昔日之多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以喻世變俗薄。士無常守。中才以下。亦皆變化而從俗也。自憐歲月晚。復覺湖海隘。野鷗不受招。與在萬里外。此篇必有所爲而言。野鷗自喻之辭。

寄四明陳楙陽 四明山在明州。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云。

高人謝世紛。誅茅在絕壁。十年不下山。舊路掩深棘。出門復踟躕。觸步有崩石。下臨千仞淵。毒鱗正紛籍。腥風鼓洪濤。石齒鳴咋咋。失勢倘一落。萬綆那可及。此謂世路風波之險。倘不知時宜而妄動。則此身一失不可復救。豈不甚可畏哉。不如息我軀。猿鶴與朝夕。故不若退隱山林。與猿鶴相爾汝也。

贈東谷上人 借上人之名。以喻自己之意。

岸陵幾紛紛。歧路誰了了。中春定慧人。翛然坐深窈。山空諸念消。月墮孤禪悄。一室虛白生。天雞弄清曉。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二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題水雲深處

霏霏弄閒態。灩灩揚素紋。幽人不可卽。但見水與雲。蒼狗紛世情。瞿唐在平地。所以盟白鷗。李商隱太蒼箴曰。海翁忘機。鷗乃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萬荷最深處。

送胡汲古歸嚴陵覲親

胡君白雲心。鄉夢攪幽夕。挑燈起我言。相對竟惻惻。問君何時歸。心已寄飛翼。我歸萬山遙。君歸一水直。十年湖海閒。耕硯苦不穡。居然保章甫。晨省無媿色。高堂椿樹蒼。萱花在堂北。再拜捧壽巵。晴芳滿瑤席。塤篪夜床溫。冠蓋春巷塞。萬古天倫中。眞樂非外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爲眞樂。若寵榮聲利。則是外物之假借耳。豈樂之眞也哉。明朝浙東西。片雲渺何極。

哭薛榆澈同舍

桂死月亦灰。鵬枯海爲陸。此言月爲灰。則桂死。不可以供攀折。海爲陸。則鵬枯。不得以成變化。皆感歎世變之辭。功名不遂之意也。自我哭斯文。老淚幾盈掬。故國忽春夢。故人復霜木。嬌嬌榆澈君。白首尙儒服。解后一寫心。乾坤兩眉蹙。無力能怒飛。有道欲私淑。憶游東浦雲。馬帳肯同宿。馬融教養諸生。常施絳帳。孤燈照寒雨。蕭蕭半窻竹。君器碩以方。有如舟萬斛。斂華就本根。耆年謂可卜。

昨別猶是人。今乃在鬼錄。爲善未必遐。嗚呼眞宰酷。往年海若怒。風濤卷人屋。脫身鯨魚吻。長寐固應熟。寡妻泣帷荒。有子繼經術。彼哉暴殄夫。食必饌金玉。一士苜蓿腸。奪之胡忍速。問天天夢夢。秋聲滿巖谷。

贈蘭坡星翁

深林澹孤芳。一洗桃李姿。采采坡雲暮。持之欲遺誰。故人青雲端。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焉能施於後世哉。或在江海涯。青雲達者路。江海幽人期。有如一種蘭。升沉亦殊歧。南宮香滿握。誰使紉湘纍。騷經。紉秋蘭以爲佩。湘纍。謂屈原也。客笑試問君。君曰數所爲。嗟余偶閱理。焚膏自童時。童時讀書故焚膏。功名千載芬。白首心已違。富貴倘貽臭。不如貧賤怡。吾生吾自斷。爲謝君平帷。前漢嚴君平賣卜者也。此詩大意皆就闡字上發明。中間說星翁處僅兩句。至此歸結。始又及之。既不失其本領。然詳而求之。其結語作此云云者。必見此翁胸中出處。自有定見。有非百家衆技之所能惑也。世於術人之口。何其自待之薄耶。

雪後

開簾殘酒醒。雪意尚垂垂。夜色沈奎久。春容變柳遲。寒塘鷗自聚。荒歲鶴同飢。便欲誅茅隱。何山有紫芝。

此則先生雖貧而終身不肯食祿之意。亦可見矣。

山中早行

短策穿幽徑。山樵半掩扉。月斜林影薄。石盡水聲微。一犬隔籬吠。孤僧何處歸。相逢松下立。風露滿秋衣。

寄鄰林故人（鄰林在州北七里。故人宗仁也。）

狺狺多楚狗。（此必有爲而言。）何處續離騷。草徑無塵入。秋峯與節高。孤香清野飯。柳色老宮袍。笑問劉安鼎。（神仙傳。淮南王安仙去。餘藥在鼎中。雞犬舐之皆得上仙。）相看已二毛。（此言鄰林故人晚好服餌。然無補於衰老。故戲之也。）

疎懶爲四明何君賦

野意雲同散。閑門草自新。（起聯已見疎懶之意。）不知世網密。爲謝客車頻。風月兼忘我。山林亦恕人。（此言非惟世忘我。而風月亦忘乎我。非惟人恕人。而山林亦恕人矣。可謂疎懶之至也。）咸陽歎黃犬。榮辱古爲鄰。

答山中侃上人（山中。指仙壇寺也。）

竹房分半席。流水白雲閒。丹竈餘千載。（山有葛仙遺跡。）青鞵第幾山。有詩多解悟。無髮得高閒。因笑塵中客。重逢改舊顏。

山陰秋懷

舊游渾似夢。短髮不勝簪。風雨行金氣。秋屬金。故云金氣。乾坤老鐵心。皮日休云。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鐵心石腸。此言天地肅殺。雖鐵心亦老矣。意遠而語健。舜田秋稗滿。禹穴夕雲深。正是登臨懶。淒涼隔水砧。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青衫小官之服。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擊鹿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忘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衰年病過春。此殆先得之句。天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覆載仁。

溪亭

清秋有餘思。日暮尙溪亭。高樹月初白。微風酒半醒。獨行穿落葉。閒坐數流螢。此聯本平。然用穿數二字。便覺精神振竦。所謂五言詩。以第三字爲眼是也。何處漁歌起。孤燈隔遠汀。

答陳景賢

一劒挂寒壁。艱危氣不衰。鬢痕朝鏡覺。書味夜燈知。夢斷潮生枕。愁新鴈入詩。四句亦清整。思君心欲折。又負菊花期。

薛德之之江東簡熊西玉諸公

乍逢還又別。龍竹葛陂陰。野水流春遠。江雲入暮深。新知滿湖海。遺老在山林。解后如相問。憑君道素心。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賜葛尙餘唐闕夢。杜老端午日賜衣詩。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傾葵猶抱楚臣心。蒲邊臘釀供華髮。楝後春風在綠陰。歲時記。江南自小寒至初夏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桃印靈符何必佩。抱朴子五月五日。佩赤靈符於心前。乾坤正氣古猶今。言天地自有正氣。人稟之以生。亦莫不得其氣之正焉。矧子午之月。又爲天地正氣之時。

酬合沙徐君寅　合沙。福州郡稱。

歸鶴悠悠度海遲。閒來野寺看僧棊。鄉心荔子薰風國。閩中多產荔枝。薰風自南來。故以南方州郡爲薰風國也。客路槐花細雨時。天地一身愁自語。江湖諸老澹相知。烏絲醉後淋漓墨。國史補。宋亭閒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闌。片月娟娟照硯池。

重游鏡曲次韻

青眼重逢白髮新。舊游却恐是前身。野鳩妬客招呼雨。江燕隨人管領春。曾附僊丹追李郭。郭林宗李膺同舟。望者以爲神

仙。獨提詩律繼黃陳。黃山谷、陳后山皆有詩名。鏡中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釣綸。

和監簿山中自壽

梅傳春信菊延秋。監簿生於十月故云。萬壑千巖引勝遊。明月半船招賀監。李白詩。稽山無賀監。却棹酒船回。賀監賀知章也。清風滿袖挹浮丘。浮丘、僊人也。意閒自得琴書樂。身隱猶懷畎畝憂。但得八荒皆壽域。飯疏飲水亦何求。

立秋日作

苦熱如焚想雪山。後漢明帝紀。祈連山卽天山。一名雪山。在伊州之爲。沈存中曰。其山至高冬夏常有雪。清商一夕破愁顏。炎光斷雨殘虹外。涼意平蕪遠樹閒。忙踏槐花猶入夢。廣記。赴秋舉者。謂之踏槐花。老催蒲扇共投閒。晉書謝安有重名。鄉人有罷官宿縣者。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買。價增數倍。城頭遙望纍纍塚。遼海荒寒鶴未還。

中秋山中對月

收拾山河片影圓。舉杯笑酌結鄰僊。雞談集。七聖紀云。結鄰奔月之仙。故曰。黃文與月同居。萬家弦管誰無月。一壑樓臺別有天。丹桂梯寒醒舊夢。玄霜杵熟授長年。裴航遇仙女樊夫人。贈之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此秋此夜無清句。花亦笑人空醉眠。

浙中飢甚六月一雨頗慰

雨餘燈火坐茅齋。此夕田家有好懷。造物心終扶畎畝。蒼生命已墮顛崖。燕山漕粟初航海。浙水移家半入淮。時公家有移民易粟之舉。貞觀三錢誰復識。擁衣數起望台階。台階、三台之階。郎顗傳注。三階平。則天下大安。謂之太平。

秋日言懷次韻

禹穴風煙老尙游。青門回首憶瓜疇。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其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海槎片影星河曙。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槎上有光如星月。浮游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槎。亦曰挂星槎。羽仙棲息其上。城角一聲天地秋。臨水忽驚餘鬢落。看雲還悟此生浮。杖藜擬訪神僊宅。中有長眉不挂愁。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往人何在。萬古春深鳥自耘。閒拂巖花問陵谷。獨懸茅屋管煙雲。拂問懸管四字工。所謂句有句法。字有字法是也。滿林剡竹供揮洒。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玄髮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淒然。離亭落日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越上諸公。最賞先生此聯。下句亦有餘味。湖海已空彈

鋏夢。史記馮驩見孟嘗君。君置之傳舍彈鋏而歌。山林猶有著書年。史記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蓬萊不隔青禽信。漢武帝七月七日。齋居承華殿。忽有青鳥從西來。帝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果至。還折南枝寄老僊。南枝、梅花也。老仙、監簿也。

次韻謝諸公見壽

千載東籬有晉香。淵明晉人、故云晉香。客牀風雨夢潯陽。潯陽、淵明所居。白頭湖海孤心在。青眼詩書舊味長。突兀已知懽此廈。溫柔何必老爲鄉。慇懃還祝南山壽。歲歲梅花歲歲觴。

訪僧鄰菴次韻

拂石題詩滿袖嵐。尋僧又過竹溪南。乾坤浩蕩酒鄉寄。山水蒼寒琴意參。老燕未歸同是客。杜詩、秋燕已如客。孤雲無住孰爲菴。寂寥午夜松風響。疑是神仙接塵談。

答金華王玉成 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僊。九萬里程驚落羽。莊子大鵬擊水三千。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三千年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愁杜宇前。唯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倘依然。

送友人孔濟之之金華

餘子紛紛氣可吞。青霄萬里合孤騫。藻芹池冷三年客。絲竹堂高幾世孫。書序。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前輩脩名似山斗。斯文清氣在乾坤。故人要路如相問。爲說蒼苔獨閉門。

述懷次柴主簿

獨閉柴門木石親。詩筒剝啄不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白髮江湖少故人。謾讀楚騷招太一。離騷。有東皇太一篇。誰聽郢曲和陽春。襄陽傳。宋玉曰。客有歌於市中者。其始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中而和者數百人。既而爲陽春白雪之調。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曲彌高而和彌寡也。書香劒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母身。

次曹近山見寄　告春字問農。平陽梅溪人。登咸淳第。歸附後。以詩文著名。

扣角歌殘夜正長。懶將龜筴卜行藏。風煙萬里別離夢。草木一溪文字香。仙泣銅盤辭渭水。鶴歸華表認遼陽。愁來偶上西樓立。耿耿寒奎色照霜。

送葉伯幾之奉化　伯幾。平陽人。分教明州奉化。

親攜琴册出煙蘿。海國儒風近若何。筆挾龍湫靈不盡。伯幾所居與南鷹蕩山接境。其地有大小龍湫水。奉化亦有焉。官鄰雪竇冷偏多。勝覽云。雪竇山在奉化縣西。詩書千載關經濟。師友三年要琢磨。老去喜逢奎運轉。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識者以爲文明之運。已而果然。國初文士隱晦。至是漸見擢用。是斯文又將有氣矣。非奎運之轉而何。送君猶拂舊冠峨。

新晴偶出

琴牀茶鼎澹相依。偶爲尋僧出竹扉。風動松枝山鵲語。雪消菜甲野蟲飛。此寫出山野閒眞景。看花春入桄榔杖。東坡以桄榔杖寄張文潛。聽瀑寒生薜荔衣。古寺無人雲漠漠。溪行喚得小船歸。此詩前聯融景趣之妙。後聯得句法之新。起結意圓而備。若一片圖畫。而得其神者也。

題海上人栖雲樓

水村煙景隔晴霏。十二闌干在翠微。一壑暮年閒獨倚。半簾秋影澹相依。柏爐貝葉香猶潤。酉陽雜俎。貝多葉出摩伽佗西國。土人用以寫經。故今謂佛經爲貝葉。紙帳梅花夢不飛。會得此中無所住。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來去去總玄機。

催梅

參橫月落幾相思。第一春風向此期。乘興竹筇霜後路。寄聲籬落水邊枝。禁中鼓絕花奴老。太平廣記明皇好羯鼓。嘗遇二月初吉旦。巾櫛方畢。宿雨始晴。景物明麗。殿亭花柳將吐。睹而嘆曰。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即令羯鼓臨軒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坼矣。上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海上宮深鳥使遲。獨抱素心誰是伴。羅浮僊夢隔天涯。事與首句同出。而悲感之意。又自見於辭表。

柳下漁次韻

瓦甌一醉萬事了。醒來然竹清溪曉。半蓑煙雨披春寒。堤上落紅已如掃。荒磯白鳥無離愁。明月清風滿幽抱。却憐灝水長亭西。幾樹柔條不得老。漢槎丙穴今已非。峴山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常禁人採捕。槎以斷水。因謂之槎頭鯿。丙穴在漢中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月出。十月入魚自穴下入水。又穴口向丙。故曰丙穴。網罟相尋縱鱗少。何如捲釣兩忘機。魚向樹根吹絮飽。

書陸放翁詩卷後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會稽人。

天寶詩人詩有史。杜甫經天寶之亂。時事槩見於詩。史稱其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古不衰。世號詩史。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鼓雄。放翁有堂名曰龜堂。勁氣往往摩其壘。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椀建溪茶。成都建溪。皆放翁遊宦之地。承平麾節半海寓。歸來鏡曲盟鷗沙。詩墨

淋漓不負酒。但恨未飲月氏首。氏音支。漢匈奴傳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牀頭孤劒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謂中原沒于金人。

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此謂丙子歸附國朝成混一之功也。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廼翁。放翁示兒詩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今來孫却見九州之同。但時異事殊。家祭不可以告乃翁。爾意深而辭婉。

贈會稽尹醫師

相逢湖海說醫靈。學更參玄世味輕。薊子他年游碧落。空留藥市會稽城。後漢薊子訓。齊人。有道術。嘗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

汪東巖爲余寫容。求贈詩。余以其學佛者也。故後章及之。

丰神閒整坐凝然。一笑聊憑筆意傳。却有丹青難畫處。獨遺好醜在千年。

因形有像轉支離。妙筆從君壓畫師。若向禪中參一指。寫余父母未生時。

夢回

夢回荒館月籠秋。何處砧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送春

蜀魄聲聲訴綠陰。誰家門巷落花深。遊絲不繫春暉住。愁絕天涯寸草心。

聞蟬二首

翼綃微動自宮商。幾曳殘聲送夕陽。喚得槐柯芳夢覺。薰風一曲換西涼。明皇時。西涼州獻曲曰涼州。寧王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恐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亂。始驗寧王審音之妙。言此以暗寓世變之意。

近交紙薄雲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顛。漢官儀。侍中冠以貂蟬爲飾。却憶畫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

與邵德芳同舍三首

聚散雲萍亦偶然。十年曾此繫秋船。當時別意芙蓉老。不道相逢又十年。

年少同游古辟雍。文光萬丈掃秋虹。不須舊事談如夢。燈下相看亦夢中。

葵心戀日還終在。橘性踰淮已不同。誰識鱸江持釣手。曾搴月窟一枝紅。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法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于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爲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

爲則後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轅寧忘犬馬情。西征賦猶犬馬之戀主。竊託墓於闕庭。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舜葬蒼梧有鳥銜青砂珠積成塋名曰珠丘。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吠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此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淸影空。此言在宮中者。五月深山護微雪。此言而紹興者冬青開於五月其色白而微黃。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謂天子所葬之處尋常臣民不得而雜處也。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杜子美杜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夜半一聲山竹裂。

六言

沙鷗對立機外。胡蝶相逢夢中。帆去帆來野水。花開花落春風。

流水獨唫花逕。好山重約雲門。茶甌疎竹孤寺。桐角斜陽遠村。

附元音詩明呂洪本增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風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尙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劒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 霽山先生集卷第四

## 重修陰均斗門記

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爲大。斗門八。陰均爲大。陰均斗門者。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焉。嘉泰汪令君季良所創也。其毀家以相林君居雅也。今故碣猶在。越百年。穿漏就圮。河流有洩無蓄。海潮大時。澎湃衝突。逆入河。皆爲田害。故歲多歉而民貧。請於官。官置不問。縱有問者。吏持片紙急其都。都急其民。交相漁獵。迄無成功。大德九年。州判皮侯元。一日公退。與客相略民利。有以陰均言者。侯矍然曰。吾責也。會歲侵。又不敢震其民。展轉于中。聞蘆江報恩寺。有講師曰融。梵行精實。爲衆信。侯致尺書。詞語懇篤。願借師力以成。師得書喜曰。成此非細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攜短疏。道侯意勸化。義風所激。壹皆樂從。遂廣置合用料物。以十一月經始。先築上下堰。決水施工。甃石漣。斲石限。更板閘二十四層。纖罅必苴。表裏堅好。侯勸相之。使旁午于道。十年二月訖工。侯視成。春波溶溶。演漾渟止。河伯寧。海若伏。父老驩相語。凡此駿功。師之力也。侯所命也。微侯吾且爲魚。況能耕稼以食其土也。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泄之宜。四十萬畝。免乾溢之患。有年。將不一書其利博哉。夫以利人者役人。雖出有司。法以繩之可也。侯立心仁恕。唯欲行所無事。不叫囂而集。不鞭笞而辦。誠動誼感。匪師曷遂。不然。民方倚侯以爲父母。侯豈不自信。而尙假浮屠

以信於人也。衆請礱石屬予記。歌曰。今侯昔令。前汪後皮。屹茲斗門。流德海涯。海涯之德。河洛之思。後有作者。其視茲碑。

## 善吾精舍記

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有晝則有夜。有春夏則有秋冬。更十二時。無偏於晝之理。歷七十四氣。無偏於春夏之理。天地尙然。夫人囿形其閒。亦未有偏於生而長存者也。大塊勞以生。逸以老。而不能不息。息爲生地也。松喬噓吸。握固留形。不過陰陽一盜。豈眞知者哉。知道者。漆園氏。其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達哉言也。梅所潘公。獨觀萬化。蒐裘雲石。而取以名廬。會予客山陰。公貽書屬記曰。願子之拓吾義也。予惟天地閒事事物物。其初何嘗不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而後有性。未有性時。已有此善。繼之斯成之。孟子以利善之閒分舜跖。原其初。跖豈不善於舜哉。吾一日之閒。鷄鳴而起。孳孳爲善。一日之舜也。又自一日而往。以至周天三百六十日。無不爲善。一歲之舜也。又自一歲之日而往。以至三萬六千歲。歲之日。無不爲善。終身之舜也。終身爲舜不爲跖。由是體受歸全。歸形氣之全於父母。歸性之全於天。吾豪髮無遺憾。何適不善。善吾初也。吾不失吾之善。而非有以善吾也。其言似知道。未深於道也。故不若洙泗之言爲正。朝而聞生此道也。夕而可息。亦此道也。從心而行。乘化而盡。與道消搖。吾何知焉。梅所聞而喜曰。吾前所聞者。漆園氏之言也。吾後所聞者。洙泗之言也。益知聖門天地之爲大也。

## 青山說

宋嘉定年間。安晚鄭公爲相。於堂西偏。闢一榻。扁以青山。客有疑而問曰。前槐俊棘。其居潭潭。目未嘗有山也。而曰山。何相國之嗜山也。相國曰。吾身在廊廟。而心在山林。顧不能一日忘。且萬一免去。吾願遂矣。今嚴陵洪君景琳。生後百年。家於山之麓。青山屋頭。昉以自號。雖出處不同。而突然天地間同一青。青何與予。惟士大夫一出一處。皆有道存。苟無居富貴之心。雖廊廟而山林也。苟無厭貧賤之心。雖山林而廊廟也。況山性仁。君忠厚以培之。山體靜。君凝重以鎮之。噓其雲可以澤寰宇。儲其材可以棟明堂。而昆蟲鳥獸之類。亦各遂其性。各安其所。雖處也而未嘗不出也。晉陶隱居飽聽松風。而朝有大事。數遣中使。訪問絡繹。不失爲山中宰相。又安知箋箋束帛。不賁茲山也。雲山蒼蒼。客星奕奕。我思古人。高風可卽。若夫終山徑捷。北山文移。卒貽林澗之愧。自有青山以來。不知幾千載。閱人多矣。君勉乎哉。

## 虛心堂記

虛心堂者。前餘姚宰邵君濟翁所居也。堂以虛心名。君所居雖堂。實心也。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廣大。而不能虛者。物實之也。心固無物不有。而何嘗有物哉。聞之先儒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惟虛心。故能應物。雖無物不應。而若未嘗應。不留物也。應物而物不免留。留則有迹。豈所謂虛。如鴈過淵。淵無留鴈之情。而鴈無不見之影。豈惟淵哉。衆物妍醜。畢陳於鏡。鏡未嘗拒。亦未嘗留。倏然而空。鏡體故在。心猶是也。君試

反心而觀。方家世節塵。蚤敭仕路。贊獻奏最。其達而應物者何限。及柱折維裂。履運欷歔。而以蒼顏白髮。往來殘山剩水中。其窮而應物者又何限。回首六十年餘。行藏舒斂。榮悴欣戚。則既與浮埃俱化。而本心獨存。夫富貴者心驕。貧賤者心怵。驕與怵據而實之。去其實以還其虛。洞然八荒。皆我闥也。堂豈尺椽半席而已乎。老氏嘗有虛心實腹之論。既欲其虛。又欲其實何也。曰虛心似無物。實腹似萬物皆備。言虛致實。其言最近理而少密。故差處亦在豪芒。恭惟三聖。傳心十六字。炳如丹也。持以問安樂窩何如。

## 陶山脩竹書院記

越爲東瀕望。前將作監簿脩竹王公。爲越望。歲乙酉。予與里人陳用賓。同客公第。一夕漏過丙。用賓扣予榻。予驚寤問所以。曰。吾夢侍公武林。訪草窗周氏居。庭闃然。中懸畫障。視其景物秀異。不類凡區。一峯拔地起。直入雲際。下有小楷書。凡六十五字。署陸務觀題。誦其文歷歷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巖。以佚放翁。岌萬仞其如削。峻一極而天通。余乃跨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子曰。嘻。異哉。是何祥也。起取筴筮。遇艮之離。兼山成體。重火揚精。厚積而光。莫之與京。此其代協文明乎。用賓喜不寐。待旦白公。公相視駭。命筆識。後四年。陸氏以陶山歸公。有峯筆卓。出雲門諸山右。卽其麓種竹萬箇。又六年。書院成。公領客徜徉。仰觀浮雲起處。若有觸于中。顧用賓曰。獨不記前夢耶。用賓矍然悟。予亦在旁。則相視大喜曰。嗟乎。此豈人力也哉。天將雨。水氣上。夫人嗜欲

之感。必有神物焉啓其眹。夢神交也。夢不於己而於人。交益神也。自昔山川勝槩。天作地藏。以遺其人。晉陶貞白。高隱鍊眞。爲逢萊監。山因以氏。曠乎有道者也。越數百年。宋熙寧中。左丞農師陸公。退休綠野。結樓著書。老佚而息藏之。今墓在支峯下。又二百年。始屬於公。夫地不自勝。勝以人。人能爲地勝。勝以道。公自弱冠入仕。首忤時宰。閉門十年。少舒而澤物。終隱而求志。合於道矣。自有茲山以至于今。理亂廢興。如幾春夢。而生生化化。不與世數俱盡。庸非道哉。於西廂爲先賢祠。農師受業荆公之門。不附新法。名在黨碑。務觀志在中原。沒猶齎恨。祖孫以道濟美。與貞白列祠而三。歲時省左丞墓。戒勿墮。務觀以夢啓公。而祖之藏。其有所庇庥。知公之敦古道。可託也。夢亦豈盡虛哉。乃爲之記。

覺菴記

覺菴主人。閉關掃軌。刊落浮念。返道德之鄉。息性命之圃。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菴之所曰靈壇。有山重掩。有水縈紆。爰樂斯丘。乃效古人豫爲壽藏。遇勝日。扶杖引客。觴詠其閒。予曰。噫嘻。覺菴其眞覺者與。夫人方寸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是之謂覺。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曰。覺今是而昨非。今昨之分。卽夢覺關。寓形復幾何時。微祿折腰。爲是僕僕。一覺以往。雲契吾懶。鳥證吾倦。故園松菊盟吾老。自祭不必魚菽。自挽不必蒿里。曠乎千載人也。聲利熏灼。悠悠醉夢。至於鐘鳴漏盡而不止。抑何痼哉。弗覺耳。覺往復之理。出處一覺榮悴之理。窮通一覺晝夜始終之理。生死一世故桑海。歸然一翁。血氣衰。本心見。而覺生焉。回首七

十餘年間。誰行誰止。誰喜誰悲。誰壯誰老。吾不自知也。其承小試。枳棲松哦。則既散爲浮埃。而海內交游賢公卿。材輩行。亦往往凋謝無幾。于人世何如哉。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曹植所以感也。感則未化。覺則化也。大塊茫茫。吾不知其所以勞我者。又惡知其所以息我者。方將以天地萬物爲藏。具何所不藏。何所藏。性無疆界。心無畛域。上下四方。皆吾覺菴。主人聞而喜曰。幸哉。子之拓吾境也。主人爲誰。平嶺黃文芳德元父也。

## 鞍山齋記

山於天地間爲物峙。或盤如龍。或踞如虎。或儀如鳳。或曳如龜。或巾而峨。或筆而銳。或笥而方。或蓋。或笏。或旗。或印。形象物而名隨之。昆陽並海而縣。諸峯自西南來。氣勢橫逸。若萬馬之奔。距郭近一峯特聳。若勒回馬首而顧其羣。其旁起中伏。若馬背負鞍。故名馬鞍山。春時杖屨西郊。見雲霧吞吐。花木紛披。宛然紫茸翠毛之飾。晃眩吾目。周氏族居其下。箕裘詩禮。踰二百年。行之翁薦于鄉。登龍虎第。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堂叔父蒼巖先生。嘗五馬台藩。其子延甫。升上庠。幾爲走馬舍選。程悠景沒。皇路險傾。昔馳今止也。昔驟今拘也。昔康莊今早櫪也。翁德不踰閑。以一靜鎮羣競。顧生平出處。有似茲山。方相羊以盟吾老。故自號焉。噫嘻。八駿不遊。六螭猶在。翁將鳥奕乎高駟。驅策乎要途。追飆抹電。一瞬千里。乃挂長林。倚高嶽。使樵夫牧子。得熟視而摩挲之。昔馬伏波年六十餘。自請伐胡。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曰。矍鑠哉。翁年過

伏波。而貌腴意遠。如有用我。尙堪一行否。翁笑曰。呂公後車。申公蒲輪。皆後吾十年。吾秣吾馬矣。予聞翁言。頗壯翁。而知翁之壽未艾也。翁行。予亦執鞭從後。

## 王氏家譜記

歸德府。古亳都也。周興封微子奉殷祀。遂爲宋。帶河襟汴。一望平曠。亘數百里皆桑麻區。王氏中原著姓。其居府之睢陽者。往往性樂幽潛。不以名耀。雖其子孫有弗及知。若明之推官之先是也。閱其譜。曾祖。祖。二世不書諱。墓在黃岡北。爲黃流吞齧。今無復存。父諱某。不仕。以樸行稱。墓于忠信村之鳳皇岡。松櫝如故。夫人時氏。韋氏。祔而藏。時有淑質。生二子。曰珪。曰贇。贇先逝。韋性嚴重。綜理內外。生一子。曰昕。是爲推官。常逸其夫於事。而勞其子於學。明之以儒飾吏。初試淛東宣慰司令史。考滿。授將仕佐郎。鎭江丹陽簿。次江淛行省掾。時內外宰。嘉其才。皆舉爲助。外剡先上。得旨。充本省檢校。轉承事郎。常州路晉陵縣尹。今承務郎。杭州路推官。明之剛毅之資。深沈之器。遇事慷慨。不撓不私。豈五王忠義。與日月懸。英聲烈聞。漸于是邦者。耿未堙。與將忠厚世積。祖菑父播。而不食其秋。與是遺後人。與明之號忠溪。忠父教也。聞於父教。而復以教其子孫。溪將增而深。溢而遠矣。夫論人者。必論其風土之素。齊多詐。趙多俠。魯多儒。先儒謂殷之餘民。可與共患難。殷既墟矣。歷文武成康數世。而猶未能奪其心。至於姬轍已東。陽樊之人。不肯事晉。卽遷于河洛者之子孫。其先固在亳也。噫。忠義之俗遠矣。獨唐乎哉。故併其事。附見于王氏家譜云。

## 五雲梅舍記

越城爲浙左雄。八山四水在焉。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邨。天地溫厚之氣。聚於南。五雲佳色。往往徵瑞。王自晉爲江左著氏。越千年益蕃以碩。宋淳祐景定間。依光日月。仕爲顯官。今臥龍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陵谷。始各治別第於東南隅。避喧居焉。告院梅山君。卽其居累土爲山。種梅百本。與喬松脩篁。爲歲寒友。傲兀冰雪。斡旋陽和。疎影弄波。澹香浮月。至若春芳敷腴。爭紅競紫。則已飄然謝事。如姬公明農。疏傅辭祿。邈不可攀。綠陰滿庭。纍纍青子。可以升廟廊。調鼎鼐。下視桃李輩。直與臺耳。明初伯仲。式跡前美。復爲堂而構之。扁曰五雲。梅舍旣克紹先翁之志。而又不忘先翁執舊也。乃千里貽書。請予記。予曰。城中數萬戶。魚鱗相比。皆舍也。而舍於梅爲淸。夫人容膝之外。非甚俗者。亦或蒔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梅於五雲爲瑞。然而猶物之重也。所重惟物。凡有力者皆可致。而淸與瑞何如也。毋已則存乎其人。沂國王公賦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識者謂公一生事業。已安排於此。魏國韓公。臚傳第一。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舉朝稱賀。以爲得人。其後二公。皆賢宰輔。梅無情雲無心也。而徵於二公。況兼而有之乎。使居是舍者。挹梅之淸。抗以高致。迎雲之瑞。葆以粹質。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同哉。由此觀之。王氏之興。蓋未艾也。

## 永嘉縣重建法空院記

曩予自温泝括舟行五十里至荆溪望東南岡巒起伏風物潤秀扶輿鬱積謂當有異人特出選勝而宅其會然而不知有法空院也己亥冬院主僧志紹始以開山志來語予曰院在荆溪東南十里峭崖飛瀑古木蒼藤攀危穿翳而後至焉宋祥符中賜今額其先曰普賢懺院五季時僧惠昇書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筆劃劃有聲迸出舍利晶熒奪目繇是名僧接踵峻行殊能而院之宇日益崇田日益廣徒日益衆越三百餘年丙寅火丁卯水經二厄蕩盡惟普賢懺院巋然獨存豈人力也哉於是僧大義重完舊址旋集新構會丙子兵其徒竄逃林谷宿聚一空已而支窘理棼以畝質券突久不黔屋就圮上漏旁穿荆棘出人壬辰志紹主是院竭慮殫力懼無以寒厥任賴佛力弘大顯化陰棐而紓其逋之積者續其糧之匱者木魚一震泉石皆匕筋聲有門伉如有廊翼如堂殿邃嚴樓閣巍麗陊剝者治漶漫者鮮僧廬高下亘于崖壑鑄鐘以警大夢斥財而廣腴土凡昔所欲爲者皆遂吾心志吾謹詔後人俾勿墜竊慕君之文也願有述予曰嘻幹無以爲有疏難以爲易人不能師獨能也而浮屠之宮被四海金碧嵯峨日新月異則亦不獨師能之也豈釋氏有禍福語能傾動人耶抑彝教不明世有殊尤傑特之才無所於用將入于此而不返也雖然佛以大圓覺爲伽藍歷萬劫不壞也而麗於有爲之迹者有壞有興師能興壞而又悟其無壞可興則徧河沙大千界皆吾法宇也水火兵革能壞之哉師竦然喜曰君儒者也而涉吾地進吾於道矣作禮請而書之

## 孤竹齋記

按平灤在長城南。東薄海。古孤竹國也。自有虞氏營州。秦析而郡之。爲遼西北平。漢以後。離合廢置不常。非有高山大川。與中州角雄勝。徒以孤竹君之化。夷齊二子之節。流被至今。其俗質直而好義。男女無貴賤。壹事耕織。予束髮讀書。竊慕首陽高風。迥若天人。雖閱數百世。隔數千里。猶使人興起。況生其國者乎。燕人曾君瑞卿。來昆陽。數造予門。挹其貌。冰懸雪峙。瑩然而淸也。聆其論。蛟騰虎躍。軒然而英也。而又持之以不矜。翼之以不倦。凡有作。必屑叩予。予益奇之。一日。悃款以請曰。吾家世平州。祖父皆學而仕。吾未離乳而徙於燕也。念孤竹吾自出。取而名齋。以示不忘。幸子廣之。予曰。過桑梓而恭。想枌榆而祭。夫人鄉士之情也。仰高山。景先哲。則其秉彝好德之性也。遼海蒼寒。爲我問訊首陽之薇蕨。尙無恙乎。聖賢非務卓行以震斯世也。西土之養。當就則就。就不爲隨。西山之餓。當避則避。避不爲孑。適於義耳。今君生長西北。遭世隆平。非孤竹二子比。其不可離世而立於獨也。吾行吾道。凡可以廉頑立懦者。是亦孤竹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所同者道。而不同者時。惡執異以掩同哉。夫論人者。必考其風土之素。與其父兄師友之賢。趙多俠。魯多儒。君抱耿介。雖資稟固然。亦孰非孤竹之染也歟。

## 平陽縣治記

平陽界山瀕海。廣袤五百餘里。爲鄉十。都五十四。戶五萬有奇。元貞元年。縣陞州治。始置牧守長吏以下。

凡六員。案牘長副二員。大德四年九月朔。判官王侯秉仁來。諗於予曰。職佐州。奉揚休德。人用晏康。一日。登父老于庭。詢是州前代沿革。蔑以對。子州人。幸文獻有足徵。盍記諸。予曰。平陽自後梁乾化始名。其先曰橫陽。又其先曰始陽。晉太康元年。分安固南橫嶼船屯爲縣。至於今千年。天下一家。生齒益庶。始改爲州。殆茲士之遇也。士校農畝商塗工肆。民風固亦素良。然而撫之則循。激之則駭。人情不甚遠也。爲政者。洗心貞白。一以父母道牧之。美衣甘食。爲太平民。不亦幸歟。侯請勒石。以詔厥來。

公溥堂記

治有廳。廳之後有堂。廳以莅事貴嚴。堂以燕處貴舒。舒以養嚴也。平陽舊爲縣。治閎壯如牧守居。其堂曰。橫陽道院。令尹陳容。用周元公語。更其名曰。明通公溥之堂。至元丁丑。治燬。越四年辛巳。重建廳事。及儀門兩廡。元貞元年。縣陞州。改創譙樓。于儀門之南百步。前瞻偉美。獨堂宇未構。斷礎荒榛。無以崇其後。繡衣之使。省風戾止。據鞍決事。退食西偏。觀聽不肅。大德辛丑秋。太守孫筠。謀於佐曰。是不可無堂。夫堂則誠不可無。而無芬鬼弗輸也。無粟天弗雨也。於是守與佐。先自捐俸。率六房諸吏。會故家鄒氏。以樓屋售。高廣適稱。酬其直。徙以構。歲豐。民烝然樂事。如子之集。自經始至落成。不浹月。治於是大備。入斯堂也。布武委蛇。凝香深穩。廳尤增而嚴。登斯樓也。山英川靈。畢獻几席。風雨霜露。助其教化。鳥雀桑麻。驗其生長。堂若增而舒。乃卽舊名。縮二字。爲公溥堂。以明自公生溥。爲通極也。守屬予記。予固辭不獲。復於守曰。惟

公之體立。則溥之用行。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一州之治。天下之治也。同體而蠻觸。對面而樊牆。莫切於身。莫近於僚屬。而道不行焉。況遠乎。喜怒愛惡。各自爲心。閭閻痛癢。血脈不貫。簸弄三尺。以至侵迫陰陽。感召水旱。夫孰非私也。今坐是堂者。天地焉鑒其上。赤子焉恬其下。壹是以公至□。推此心。天下可乎。獨一州也哉。守聞而喜曰。□言匪諛。實規。諛、疾疢也。規、藥石也。請刻于堂。既以自勉。又以勉後之人也。

## 永嘉忠烈廟記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雖故居庫隘。英風勁節。與九斗相高。非他廟比。始建於太守王公定。重建於今縣尹王公安貞。二公生不同世。居不同壤。惟尚賢敦化之心。根於秉彝者同也。而又同氏。不偶然已。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瓴而下。蕩搖我境。守貳將棄城走。教授霅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爲秉禮義之邦。益信獻俘執醜。古稱頻宮。而眞儒折衝。凜於百萬之騎。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會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爲鬼雄。賜廟固宜。歲老棟桷毀圮。奉神像遷于學。大德丙午八月庚申。廟成。乃迎以歸。尹帥其屬。張樂置醴奠焉。郡學掾阮琦。嘗贊是役。與諸生列拜祠下。咸曰。耿耿乎休哉。夫受朝廷命以來爲縣。上扶教。次勸

政。不敎不政。而私欲是營。下矣。予雖未諗公政。聞其修孝子墓。建忠烈祠。繫于風敎者可書。政而孰大於是。故因邦人之請。爲記以壽于石。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於是乎記。

賓月堂賦

南鴈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蔌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水佩金裳。冰姿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彩於庭闕。不由介搯。竟造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淸寒襲肌。於是撤觴與俎。挹沆瀣以爲醴。攜斗柄而酌之。匪曳裾而投轄。意炯炯以相依。主人謂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散如市。生死翟門。喜怒廉里。太行之山。灩澦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勝因而掃軌。乃若高照萬古。渺視九寰。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燠寒。對之可以增雙眸之碧。卽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子者。予所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主。必主衞疽。宗元亦客。辱於王伾。開闢謾爾。人幙何爲。黃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館。空遺嗤。自開闢以至于今。閱人多矣。知愚好醜。惇澆臧繆。伏意廋情。靡有遺照。乃若持玉斧兮。淡河漢以爲文。斫丹桂兮。梯層飈而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淸虛也。而不然者。豈予所屑賓。峨眉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起謝。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閒。萬物之逆旅。往過來續。寓形幾何。吾方擾擾焉。身自爲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然。自當有耿耿者。留天地閒。萬古唯道不朽。天所以

高地所以厚。象緯所以著明。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欲結無窮之交哉。言未既。天鷄咿喔。斗轉河低。賓不答。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招賓。賓已在西山之西。

湯婆傳

湯婆溫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爲氏。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蹟巖。東城。與秦渝歙劒閒。皆湯氏支派。無寒屬。婆形矮腹魁。端重淳涵。似有德。又工坎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和體寧。心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初世未之器。會天寶中。上召楊太眞。賜浴華淸。由散地入直。暄津香液。寵於妃。妃貴。予之沐邑。封溫鄉君。自是聲價喧湧。人爭卽之。捐千金鑄其模。締盟衾席。願託足於歲寒。靑燈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蠅聲相和答。然守口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頮。厥功茂矣。與竹夫人。性異涼燠。夫人寵既衰。束之高閣。遂與婆相於永夕。自謂有腳陽春。惟蕙帳麻衾栢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孑叟。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奉妾事彌謹。有德有功。自鼎鑊置衽席。歷險夷有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最盛。早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知乎。後有腳婆者。得名雙井黃太史家。太史撫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鄉矣。或謂太史嘗在臨川。得之汝水一派云。

## 蕣說

柔兆困敦之歲。朔騎壓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煙。明年秋，予舟夜過北塘。半醒睡。一奴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視。有火青青。什什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千亘萬。直際林麓。予曰異哉。此蕣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奴熟視浸玩。脫草屩招之。冉冉近舟次。復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撫舷歎曰。陽烏西徂。萬目如漆。彼馮託幽昏。以恣弄光怪。何獨蕣也。然蕣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晉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遁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爲無怪也。孔氏不語怪。道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怪且不可言。而況乎招之以自近也哉。

## 蜃說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爲何異。予駭而出。會穎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峯。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欻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紀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淩雲

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土。化爲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悼墨卿文

墨卿友於予再霜矣。每染筆。玄雲滃研。發我波瀾。初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制法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屑用。故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頗珍襲甚。有伺予怠者。竊而去。筆悴研枯。悼惜累日。然不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輒介介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摛華藻。寥寥然也。設不幸入龍斷之場。米鹽酒薪。瑣屑記注。以俗卿。可柰何。設不幸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怪。以幻卿。可柰何。設不幸入鴈鶩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卿。可柰何。龍斷以文其粥。異端以文其誕。鴈鶩行以文其奸。使爲是三者。相磨於泯滅。豈不悲夫。

# 霽山先生集卷第五

## 季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嚴矣。或問紫陽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答曰。主正統。每閱其編。如書莽大夫。魏荀攸。晉處士。唐特進。筆削一字閒。況老瞞漢盜。玄德漢胄。史不當黜胄而與盜。故以蜀漢系統。上承建安。下接泰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昭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爲正。然而不廢前史者。猶魯史之於春秋也。正統在宇宙閒。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廣狹強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雖繫年。卒閏也。世無魯連子。豈惟紫陽悲之。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爲季漢正義。于以翼前脩而扶正統。意何切也。抑持寸管以誅奸慝。天地鬼神。實與聞之。顧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愆于正。不然。彼冥冥者。亦將有辭。千古在前。萬世在後。從聖其尙謹之哉。

## 胡汲古樂府序

唐人花閒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傚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譁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毀剛毀直。然後宛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

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肯此焉寄。豈一變爲樂府。乃遽與詩異哉。宋秦晁周柳輩。各據其壘。風流醞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荆公金陵懷古。末語後庭遺曲。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陵胡君汲古。以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悲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爲而歌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獨寄於變風者。獨詩也哉。

## 洗心錄序

洗心錄者、錄古今善惡之報。使人有所勸而爲善。有所誡而不爲惡。仁哉高君之用心也。而以洗心名何居。蓋善惡皆由心起。其發眇綿。其判天壤。或謂陵谷以來。眞宰茫昧。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豈欲俟其熟而報始定乎。又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爲善爲惡者。偷吾身之不及見。以至於怠且肆。夫必俟其熟而又使之怠且肆。天之仁愛斯人。未必然也。報應之說。起於釋氏。吾儒所不道。誠乎爲一善者。豈有一毫責報之心哉。苟有一毫責報之心。雖善猶利也。人生天地間。自有此心。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凡君臣而義。父子而親。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皆本心天理之油然。一不如是。則有愧於心。凜若芒負。俯仰無以自容。是禍福之報。不必在天。而已在吾之一心。釐而爲四十門。析而爲數百事。皆心所造。

夫子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以天之理言也雖然上焉者不待勸戒而自爲善下焉者雖有勸戒而不能已其爲惡將使觀是錄者洗其不善之心而復其本善之心其爲中人設乎君能約心而致謹於善惡所自出中人以上者也可以語上矣

## 宋景元詩集序

文有緒宋氏自學稼公嗜古而文苗焉其子潛室秀于鄉至雲海少師乃碩其獲厥後平齋西廛諸老茂學摛詞不以水旱輟耕繇是先疇日益闢今芹渚翁字景元則其九傳也僕解褐歸往謝渭陽族楹連桷比皆弦誦聲翁在諸舅中意氣疎爽與僕上下議論一何壯也陵谷後十年復見翁兩鬢蕭颯道舊事如夢問弦誦之地則葵麥離離矣或謂翁熏鑠憂患必且卑貌孫言求與時偶而翁固不然暇日出詩示僕曰此十年閒感慨之作也意所欲宣仲紙縱筆不復有所揀避子爲我評之僕端讀盡卷毛骨起立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亡恙然則詩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廬子關等作得以獨雄千古也文之緒有自來矣齊門好竽楚國多狗其卷而懷之以俟有千載心者

## 二薛先生文集序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

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衞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爲夷狄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疎爲采微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爲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乙覽藏之祕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收拾於煙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不亦重可敬夫

## 送松存弟序

林氏自閩徙居平陽之均中至予十二世系益蕃歲合族亡慮數百人斂拜行酒少長秩如予以奧里第二支松存爲伯仲行別二十年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調爲錄而予隱州郭於是相見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內英雋角輒嶄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思慮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與爲欺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衿有如君者蜀日越雪政自寥寥夫錄以舉善君裁鑒精月書季考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

士灑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閒斯文一縷。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爲禽獸鬼蜮者。無喪文之理也。奎復明。他日以文瑞世。微君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亢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 王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爲騷。再變爲選。三變爲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煙。組綴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蔑如。古者。閭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情性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山陰脩竹王公。有詩千餘。予端讀盡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興託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蓋情性以發之。禮義以止之。博以經傳。助以山川。老以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公弱冠入仕。首觸時宰。閉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乍出而終藏。視富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閒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爲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一也。予數從公遊。嘯吟泉石。每一篇作。有飛出宇宙之意。已而斂入絲粟。寂乎無聲。使人三歎不能已。前輩評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悲惋實同。夫同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龍源普度紀勝詩序

橫舟眞人名注丹臺神遊碧落乃甲辰下元主龍源普度大齋九虎闔高綠章夜扣三泉錮魄盡使昭蘇厥功偉矣笙鶴朝回環而觀者心竦毛豎許山曹君爲詩美之金春玉應鉅帙粲然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濟川之具不及拯人於生而翻羨師之拯人於死歟雖然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向使彝教脩明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小人之棄生順死寧如晝夜之有經正不知何罪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既自喪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盜賊死失其正命卒墮沈冥此荒幻之說與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可慨也故爲併序而書之

庚申玉樞會規約序

庚申會崇老氏教也經灰尙寒士如六日蟾蜍無所於用往往游心沖素以康濟其身乃或逸出於異教然教雖異也而有不異者焉老氏謂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卽吾儒不失赤子之心是也道書載庚申日三彭每乘人睡奏過帝庭遂有守庚申之說會實昉是予謂不然使吾埽除物欲夜氣湛如天地神祇臨之在上雖三彭無所施其仇若未能寡過彼得藉以爲辭而告吾方惕然警懼如盤盂几杖之在側三彭非仇予實忠予矣夫子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卽理也由理而動淵默雷聲方寸地卽玉樞也周三百六十日皆庚申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諸君尙勉之哉

## 馬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衡之謠。而暢於三百。雅歌頌沈。王風蔓草。縈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鳴其盛。然而猶有唐也。予讀靜山馬君詩。淸厲沈鬱。扶天墜。閔人窮。意寄言外。方其破硯寒燈。蕭然四壁。人不堪之。而能發天葩於枯槁。振古響於寂寥。手提偏師。亦足抗賈孟之壘。君數過予。坐一樓。評萬象。相知至徹肝鬲。人或未知也。君賦孤琴詩曰。邈邈今世耳。悠悠古人心。嘻。世無古耳久矣。高山峨峨。流水潺潺。吾琴吾鼓。游吾之天。知奚喜。不知奚病哉。

## 送厲直之遠遊序

東陽厲君直之。僕圓海同舍郎也。老槐風雨。若有異物焉馮之。夜秉燭相對如夢。君曰。予客江西十年。訪舊遊。半入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淹黨逐。或老或貧。廬陵劉會孟。執斯文牛耳盟。嘗爲子作孝經纂註序。俄復溘然于人世。何速也。語已各欷歔。顧僕偶未死。猶以老且貧。流落殊鄉。而君兩鬢漆黑。方翩翩駕輕飆。游萬里外。何壯也。問所挾。探囊不見有物。獨孝經一部。與胸中耿耿亡恙。其爲具齊之瑟。越之章甫也。嘻迂矣。嘗聞孝者百行之源。自古明王。無不以孝理天下。君持是書。過東魯。瓣薌洙泗。起曾閔於九原。與之講切。將必首肯心印。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昔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至啓手足曰。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書得行。革偸從厚。崇禮遠刑。使人人得全其天地父母

之仁。而無豪髮之毀。況乎食稻衣錦。不一變其顏。猶謂有人心也。於是相攜出西郭門。奉酒三酌。壯其行曰。君不迂矣。

## 顧近仁詩集序

予曩識近仁顧君於稠人中。老鶴雞羣。風格振整。已心敬之。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鳴。予因從旁擊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攜小慙藁。過予。虞庭遺音。一鳴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也。近世剽竊聲響。竅蚓爭喧。自謂能詩。而不本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爲二途。而不知歸一也。豈有拙於文而工於詩哉。近仁辭語渾雄。而發之以華藻。氣骨蒼勁。而節之以聲律。全體互宣。參唐歷選。不解而及於古。於是近仁春秋高矣。而藁以小慙名也何居。予自二十已學詩。星霜冉冉。學不加進。每視舊作。愧中汗外。幾欲盡删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爲工。淟忍復存。終不意滿。昔人謂小慙人小好之。大慙人大好之。茲藁得無類是乎。故爲序其卷端以歸。

##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既搴桂抱月而歸。風搏水擊。謂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霜又哭離黍。彷徨顚沛。將寫其悲惋無憀之鳴。舍詩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冠冕佩玉。榘度舂容。可以施典册。薦郊廟。乃雅沈頌歌。鬱爲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臚唱。杏苑芳題。如隔宇宙。蓋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所

不能挽者時也。其禮義彝倫。豐鎬遺澤。尙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其孤以君之集來請爲序。予旣重君之爲人。又喜君之有子。克揚前人光。花淚鳥驚詩中有史。千載猶有考焉。其尙謹而藏之。

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

公諱應孫。字定之。吳越武肅王十二世孫。曾大父諱某。故奉議郎。贈太師鄭國公。大父諱象祖。故特進右丞相。太師魏國公。謚忠靖。父諱某。故通直郎。贈中散大夫。妣王氏。封令人。公生於寶慶丁亥。以忠靖遺表澤。補承奉郎。歷任監淮東總領所。鎭江府戶部大軍倉。辟淮東帥司準遣。知泗州臨淮縣。添差浙東帥司。主管機宜文字。除提舉左藏庫。兼戶部退換局。遷諸軍糧料院。出知建昌軍仙都觀。閣依舊任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出知贛州。改知溫州。不赴。陞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得替丐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陞直華文閣。紹興府司馬。帶行軍器監。兼宣撫司參議官。除太府少卿。積階至朝請大夫。初公爲倉官時。吳門守鄭公霖。檄往宜興。覆核圍田水傷。先是來者。望洋無措。公製二甑。高二丈許。載以舟。遇圍投甑。決去甑中水。驗稻株損。果十九。乃以實申。監竭其租八萬餘斛。疇不謂智。公始至某都。喚里正。久不至。問故。曰爲辦過都錢未登。問數幾何。曰例一千六百緡。半歸核官。公笑曰。今所歷八十六都。盡然。爲富翁矣。卽力革前弊。吏卒受絲粟以上。坐以贓。疇不謂廉。過瓜洲督視糧船。回渡遇風。後舟覆。公戒舟師急往救。曰活一人者。予十緡。於是數十命得免魚腹。公如所活酬之。疇不謂惠。建昌軍學敝。風雨懼不支。公初下車。銳然改作。

繚以垣牆。一洗舊觀。刑部尚書包公恢記之。盱江書院。舊有田。郡因兵興。以其租養軍。廢不治。公復振之。會富民犯法。籍其畝二千餘。撥入書院。士得養。爭淬礪以報公。明年登進士科。十有一人。禮部侍郎陳公禮記之。疇不謂敏。軍之南門。有娶宗女者。夫婦恣暴。妯相繼死非命。至是復斷小妯之兩足。事聞。讞實。竟杖流之。要援不得入。疇不謂斷。於戲。公以王門之胄。相國之澤。二十一而從政。三十六而專城。意其忽視世故。以爲不足經意。而弘識遠慮。務沈厚。得大體。智以開物。廉以飭身。惠以拯溺。敏以興教。斷以除兇。使公得盡其用。雲油雨沛。膏我六合。豈止如今所觀哉。會厄九蒿目怵心。已而屏置人事。植菊疏泉。放乎詩酒。自號寶慶老人。有寶慶集若干卷。家藏法書名畫。古銅彝鼎。焚香宴坐。賞弄終日。嘗曰。吾以遣吾情焉耳。非有玩物之癖也。自唐世王吳越。宋南渡後。始賜第於台。至公晚歲。復攜家還越。而以疾終也。乃在台之寓舍。實辛卯七月二十一日。得年六十五。其孤以壬辰正月三日。葬公于天台縣花桃山。娶董氏。封恭人。先公逝。予曩因來越。侍公遊十年。又十年復來。公已謝世。其子國衡。詣予泣曰。先人凡九寒暑。而未得銘。願請於君子。不獲辭。乃撫而述之。銘曰。

錢氏之先曰錢鏐。歷仕殷周。始封彭。六十五葉。門益弘。吳越啓運。武肅生。山川草木錦繡榮。忠懿挈土歸朝廷。黔黎富樂。不識兵。繇唐而宋。幾廢興。九王之後。揚遠聲。公二千石升月卿。培此寸地流芳馨。東牀得賢子。明經。餘慶衰衰鍾雲仍。嵯峨丹丘。鬱佳城。後千年兮仰茲銘。

##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繇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然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辯。不苟焉爲同也。不幸公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其孤將以十二月甲申葬公于五峯之原。求余銘。拜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相知爲深。其得辭。公諱樸翁。宇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諱阜卿。恩封迪功郎。妣周氏。恩封孺人。常簿台守蒼巖先生女弟。公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束書游京頻。名暴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辛未舍校平。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廡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耕隱鄉山瀑下。越故人厚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十霜。其後次子同出。乃糠粃萬事。遊神高邈。以辛丑十月得疾。即趣歸。其友固留醫理。病日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櫶登輿。越十有二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歷歷。已而伏枕。又四日。悠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沈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衞塡海。憑霄銜土。其重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竹雲一榻。竟夕不寐。余聞而貽書。以眞知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兼黃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

公哉。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膾炙海內。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大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故待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

歲庚子六月丙寅。宋吏部侍郎中奉大夫應公。年九十卒。閭巷哭。庠序哭。其疏遠不識公者。聞而亦哭。明日大風雨。拔木偃禾。信宿乃止。豈哲人淪亡。關于世教。人所悲者。天亦震與。公諱節。嚴字龢父。其先繇婺徙溫平陽。曾祖諱光大。祖諱顯道。父諱叔度。贈中散大夫。母朱氏。封令人。公生于嘉定辛未。令人夢神人紫袍玉帶。乘白虬而下。覺而生公。中散命其少名曰夢辰。免乳。習九經如懸河。諸子百家。過目輒記。至耄不忘也。決科七歲試童科。中三十有四。登甲辰武榜。六年庚戌。再換文科。歷仕外任。漣水教。淛漕。東幹長樂宰。贛倅。兩淮制司機參。淮西憲。兩淛運判。權臨安府事。內任國子監書庫。太學錄。國子監簿。司農丞。軍器監。刑部郎官。右司直。寶章閣。司農卿。樞密院檢詳。祕書監。右文殿修撰。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積階初授修職郎。通籍改奉議。自奉議凡八轉。至中奉大夫。曩公在六館時。渠璫黷政。公與學官九人。扣閽陳其罪。疏不報。同時去國。海內高之。逮長淮幕。會烽燧急。公進策元戎。率將校登陴固守。冒矢石不動。邊賴以安。其才自許經濟。識大體。周細故。治法。征謀。獄情。軍餉。咸效其職。至於獻替論思。每以四方

水旱盜賊。爲上言之。儼然先正遺風。柱折維裂。渤澥揚塵。閒關歸隱。自歎祿豐功嗇。不克徇義。恥也。客從中原來。見公厖眉皓髮。如商顏圖畫中人。巽且拜。問以攝生之術。公笑曰。吾有夜氣丹矣。爲文精實詣理。有補世教。課曾孫竹屋一燈。丙漏下不倦。幅巾藜杖。時行虛落閒。園翁溪友。忘其昔貴。自號平坡居士。倏盛夏時。得微疾。精神笑語亡恙。一日整冠坐。命孫傳翁侍。戒以脩身齊家之則。曰謹識之。語已而瞑。媲朱氏。漕使雪廬趙公之甥。先二十四年卒。男一將仕郎蚤世。孫一將仕郎傳翁。曾孫五。以是歲十一月己酉。葬公于管峯之原。於戲。孟子謂天下達尊三。有一已希。況於全乎。公爵三品。齒九袠。德以參之。歷麾節如韋素。田具饘粥。廬庇風雨。可不謂清。疾惡若臭。嗜義若甘。勢利熏人。衆前獨卻。可不謂介。更夷險。易亨窮。閱少壯老。終始于學。弗惰弗遷。可不謂一。枝葉盡脫。根本獨在。乘化消搖。返于太初。非有盛德者如是與。是宜爲銘。銘曰。

生也何來。有光如虹。逝也何歸。怪雨盲風。黃髮四朝。白雲一甕。維德之芳。綿于世世。

宋貢士晉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公。其閒或隱或仕。雖仕或不顯。若嗇於天矣。而名父子。難兄弟。哲夫懿婦。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代鉅筆。而龍泉葉公銘之再。由此觀之。斯文之澤。嗇於前而豐於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貢士諱某。字某。生嘉定乙亥。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

大父諱某。故承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師止齋先生。光廟初。扣閽不報。歸遯林泉。以學授子若孫。貢士習聞緒餘。又益濬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於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衒於葩藻。淳祐己酉。薦于鄉。景定辛酉。再薦。黜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菴。出壁藏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麤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游戲儷語。亦關治教。時宰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固辭曰。是不可易吾素。自號晉齋。亦望道之得行也。時未可進。退以斂之。時未可昭。晦以養之。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是貢士年八十矣。大德戊戌十月。微疾卒于家。貢士行不求僻。言不立怪。壹以忠信篤敬。爲受用根柢。人亦熏德而良。巷有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直。直者喜。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忘。各釋爭爲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天理。不甚相遠也。自類舊藁若干卷。謂文未喪天。後當有知予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孫彌仲泣而求予銘。予非其人。懼忝先哲。彌仲請益堅。則敬次其語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據槁。維此齋居。而以晉表。晉之自明。明非外皦。惟退於時。乃進於道。好醜千年。孰壽孰夭。講學之功。乾淳諸老。

## 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誌銘

故台守常簿周公。既葬之三年。夏。其孤益昌。以公行狀。來泣請銘。余謂公行應銘。法宜求當代鴻筆。僕非

其人。敢辭。益昌固請。按狀。公平生歷官書之悉。獨立朝二事。闕而不書。恐久遂淪沒。且死猶有知。將遺憾重泉矣。遂志其大節。以俟來史。若狀所已書。寧略。公諱元龜。字錫疇。温平陽人。生慶元戊午。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漕闈。升賢關。擢嘉熙進士第。教授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扶彝倫。贊婉畫。卓有能稱。用舉員。五改官。試縣一。監州再。登朝三。縣有強寇。公埽清之。州有滯獄。公平允之。朝有公議。公建明之。凡材而仕者猶能焉。至於繫賢類消長之幾。關國事安危之會。而見遠識微。固爭力卻。雖觸虎牙。中虺螫。而不以爲悔。則仕而材者。或難之。而足以見公之守也。開慶己未。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閽耿耿。漢之三君八俊也。當揆怒其攻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柰何摧折之乎。語已束裝。明日臺疏下矣。景定初。登庸元勳。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公尺書不叩光範。一廢六霜。癸亥始以主管官告院除。未幾。委買江東限田。用爲心膂。公昌言排之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爲也。聞者震耳。讒者交吻。而公復不容於朝。明日又臺疏下矣。夫豈不知唯唯之爲福。諤諤之爲禍。然寧此勿彼何也。富貴。電光也。名節。日月也。公素疾邪。其於不義富貴。視之若浼。故隨仕輒已。進尺退尋。十有三年而通籍。二十六年而持麾。人方悶悶。我獨徐徐。勁節高風。爲世仰慕。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誠如歐陽子所云也。晚簿曲臺。意天以禮

樂俟君子。不半朞予郡。郡又不及試。豈古道之難復。生人之寡祐哉。京歸道得疾。及門而疾革。以咸淳癸酉五月一日卒。年七十六。階朝請大夫。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累贈朝請大夫。是爲戒軒先生。先生嗜古。及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雜著八十卷。又喜編纂。有訓鑑大蒐。文苑心嗜。師友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藁。奇字法語。各若干卷。夫人林氏。封宜人。男三。益昌。台州黃巖簿。晉昌。邵武軍戶曹。鼎昌。台州戶曹。兼憲幹。周氏世居馬鞍山下。垂三百年。祖墓在其東。松柏蒼然。公就旁隴自營繭室。先葬宜人。至是年八月庚申。始合窆焉。銘曰。

淡河漢兮爲章。抱鐵石兮爲腸。與世濩落兮。與道翺翔。維此馬鞍山兮。生養而死藏。彼囿形兮同死。獨不死兮留芳。

故國學內舍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德威。蘧其氏也。蘧爲昆陽希姓。今族於南江者。實自衢來。至於君九葉。爰泝厥先。在春秋時。衛大夫名瑗。孔子稱之曰君子。是爲蘧氏鼻祖。譜諜弗傳。寥寥二千年閒。君子之澤。若是乎遠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耀。箕裘忠厚。逮君殖以孝友。華以詩書。益蕃且碩。君少穎發。經傳諸史。過目成誦。試有司。數不利。借選韜略。戊辰。補國庠。較藝居先。明年升內舍。又明年請監舉。下第東歸。不以得喪累懷。事親菽水盡歡。執喪哀毀。以至骨立。詳於冢舍。而略其家。豐於時祭。而菲其奉。髮垂白。每道父母

時事。輒泣下。嘗曰。兄弟均父母遺體也。與仲氏怡愛藹然。家事鉅細。悉以付之。仲氏疾。醫禱徬徨。不幸不起。則泣且歎曰。人生大夢耳。須珪組何爲。幸而有田。可以備饘粥。有先人之廬。可以蔽風雨。吾亦從此遯矣。會陵谷兵戈騷屑。所至無完室。君旋祓荒穢。結小屋數間。繚以榆柳。種菊蒔蘭。乃角巾野服。挾策相羊。雲嵐舒卷。草木榮謝。無不目擊而心領。歲時美景燕洽族姻。命家童歌淮海清眞詞。盡醉而止。念生無所用。遠不能澤當世。近猶當惠其鄉。歲侵蒿目。語人曰。爾饑。吾食能下咽乎。輟廩分賑。又海糴以續其匱。貴入而賤出。人德其濟曰。蘧公活佛也。悲夫。以君之行已及人。明於大體。而周於細故。其爲君子之後也。庶乎無愧矣。娶林氏。帑院公之女。男霆龍。歸章氏爲婦。君生於宋嘉定庚寅二月。以大德辛丑十月戊寅。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二。初君自卜兆于靈溪之原。詔霆龍曰。美哉斯丘。窈而深。廓而有容。是爲予千秋之幽宮。予死葬毋越三月。循古禮也。霆龍祗治命。以臘月甲申奉柩藏。期薄而乞銘於予。予以同舍郎不得辭。銘曰。

桑田兮海水。槐國兮風雨。彼美人兮在何許。采芙蓉兮江之涘。抱貞芳兮。以道終始。百年兮拯土。垂孝友兮詔孫子。

玄宅銘

晉陶淵明履運欷歔。逃之酒。既不可。將逃於永歸之宅。今嚴陵玄同子邵君。尙友千載。竊慕高風。自志玄

宅。又擬自輓七章。以寄親友。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自虞書已有玄德之名。揚雄草玄。韓愈鉤玄。非惚非恍。玄在天地先。窅微深妙。萬物出乎此。入乎此者也。君知皦皦之爲病。將黜聰明。泯好惡。身世兩忘。而復返於玄。雖玄於中。虛明萬古不夜。如韞玉於匱。欲掩其光。而光卒不掩。玄得無尙白歟。乃爲銘。銘曰。

橋門之雋。月窟之仙。宇宙無窮。陵谷忽遷。衆皆瓦毀。我獨璧全。櫟以散壽。蘭以明煎。孰云眞宅。維德之玄。知白守黑。返天地先。如龜抱息。靜閱千年。君曰旨哉。斯銘可鐫。

# 霽山集拾遺

知不足齋輯補

## 詩二首

### 錦屏山

錦屏鬱嵂峩。秀出城之西。直是神氣積。宛若屏障開。蒼翠出重壤。上與浮雲齊。幽花被晴壁。古樹欹層崖。下有張夫子。讀書事幽棲。于今幾百歲。衣冠多世才。偉哉據名勝。林泉足徘徊。茲辰幸休暇。杖履同攀躋。和風集輕裾。好鳥鳴喈喈。勇往遽忘疲。窮深陟崔嵬。極目萬里外。頓覺羣山低。長嘯倚孤松。暢然舒我懷。

此首見萬歷溫州府志。

### 瑞安集壇山。在仙

倚山寶閣照崔嵬。山鳥山雲自去來。竹籟曉和幽梵合。藤花春入古松開。丹空遺竈形難蛻。草暗孤城首重回。處士淒涼猶是晉。廬山蓮社許參陪。此首見弘治平陽縣志。

## 文二首

## 州內河記

平陽爲東浙鉅邑。河爲邑鉅利。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治挾兩山。河縈迴如帶。而源有三。一嶺門。一昆巖。兩道南落。直走河。以經治之東西。一從白石諸峯。迢遞而下。折入河。以緯治之北。至市橋。始合流。又北至抗雲橋。與塘水逆。復合流轉而東。勢益深廣。按水法來去利。其最利者可濟枯旱。可洩淹澇。可濯可烹。出郭外。引溉民田數十里。訖歸于海。故爲利鉅。邑猶身也。河血脈也。血脈壅則身病。河壅則邑病。不壅不病也。父老言。嘉泰甲子。邑災。莽爲礫區。流僅如綫。明年汪令季良來。官民居稍構。亟浚之。容演如故。爾從繭絲相急。河漸壅不暇問。縱有問者。苟焉而已。架浮屋。歲以租入官。堙穢益甚。疫厲凶荒之變。無歲無之。德祐改元。王君應嘉。以永嘉警曹。被檄攝令。首訪水利。議重浚。遂蠲浮屋之租。戒民自除毀。民亦樂於去病而卽利也。爰乘冬隙。赴役若子來。鑿飛畚運。委土成丘。深視昔增三尺餘。則又疏東門之池。瀦其流。障登瀛之浹。窒其漏。爲河計詳且密矣。竣事視衆相處。令矍然曰。浚之難。未若壅之易也。壅起於侵。今浮屋爲河害去之。其租利入于官蠲之。時異事殊。民無蔽于實害者。將復侵乎。長民者。無動於微利。而聽其侵乎。願相與保之。所不同心。有如河。乙亥十二月日記。

## 平陽州志序

平陽舊無志。何以無志也。溫屬縣也。土地人民政賦。附見于永寧。編永嘉譜者。往往而略。元貞元年。以縣

五萬有奇戶。陞中州。仍隸于溫。迺選良二千石。暨其佐。奉宣休德。以惠我人。昔沿今創。今繁昔簡。無志可乎。朝廷嘗下郡縣。徧采圖諜。以成大一統之志。然撫星宿。遺義賤。不備不實。其何以信。判官皮侯元。飲冰食蘗。以詩書飾政。覽形勢。稽典籍。方有志茲事。會前永嘉教諭。章嘉德元。修永嘉縣志成。捧路檄。來補平陽瑞安二屬州志。侯喜曰。此予欲爲而未遂者也。子生長是州。好古博雅。其得辭。以告同僚。長以下皆喜。乃廩館之。共筆札。德元祖述編譜。搜舊聞。訪殘刻。山林遺錄。官府近制。無不博詢旁采。增昔所無。續今所有。而定去取于侯。其友前西安教諭陳天佑孝章。相與彙集。手抄窮日夜。不爲無助。志於是成。咸曰。勤哉。繼而謝公振孫。來守是州。捐俸率先鋟之。夫事有若迂而實有功。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教化風俗之所關。志是也。周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杞宋不足徵。夫子亦傷文獻之無存。今仕是州者。或數千里而來。山川易險。典禮廢興。一披此志。瞭然在目。由是參酌其政事。調和其土俗。使民不棄所便。而駭於所未嘗習。斯亦可附千古良史。俗吏固不識也。德元以候令屬予敘。於是乎書。大德丁未重陽。前釋褐進士林景熙序。

霽山先生。以忠義之氣。發爲詞章。聲情綿邈。音節悲涼。足以淒金石而泣鬼神。元統甲戌。崑陽章祖程。爲之評註。頗能得其用意所在。明天順間。鄉人呂洪。綴緝墜亡。編詩若文爲五卷。始大行於世。迄今垂五百餘年。代有傳刻。殆天留以續屈子離騷。杜陵詩史。豈偶然哉。惜嘉靖中。遼藩光澤王重刊。删除章註殆盡。同時馮彬亦有刻本。則又任意割裂。失其本眞。幸章註賴以獲全。是亦不爲無補耳。至我朝吾鄉汪士鋐。復據遼藩本開雕。而世漸不知有章註矣。予祖通介老人。嘗讀而病之。暇時盡出藏本。命正言參校。刻入叢書。既竣。謂正言曰。先生孤忠亮節。自在天地間。不必以詩傳。卽詩亦何必藉我以傳。所以區區爲此者。庶幾崑陽之註。或由此不致泯沒爾。卷後補遺詩文四首。乾隆庚辰。永嘉張潛哉先生抄贈。潛哉以平陽久無其書。從予家抄錄以歸。將壽諸梓。別後不復相聞。忽忽已五十餘年矣。汝其均爲我識之。正言承命謹誌。時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七夕。

宋林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明天順間。鄉先生監察呂公洪所刻。歲久版已散失。瑤幸生霽山舊里。復後呂公居趙奧剡業遺址。寤寐流風。夙欲重鐫其集。蒐輯彙載。厘始成編。又苦無善本可覆校。迄未授梓。今秋至武林。聞歙西鮑淥飲先生。彙刻霽山集。於知不足齋叢書。因急買舟訪先生於青堆寓廬。索書見示。則已裒然成帙矣。紬繹之下。竊嘆先生以番番黃髮。猶復好古不勸。而瑤蓄志有年。仍瞠乎先生之後。爲可媿也。卷末有先生文孫跋言。乾隆庚辰。有永嘉張潛哉先生。曾以平陽久無霽山集。從先

生家鈔錄以歸。將壽諸梓之語。璠讀次因語先生。潛哉名綦毋平陽明經。非永嘉人也。生平好古工吟咏。今歿已久。所鈔錄霽山集。亦散佚無存矣。相與歎息久之。遂語璠云。余於是書。五十年前。曾與潛哉有重刻之約。今書適成。而子於千里之外。復不期而會。且皆霽山鄉人。足見文字因緣。子盍爲記其事。璠自念有志未逮。今幸觀是刻之成。霽山忠義之氣。既不墜於地。而璠之夙志。亦藉以償矣。因不辭固陋。謹述一時欣歎之懷。而爲之跋。嘉慶十有五年。八月望後日。後學蘇璠謹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霽山集

附拾遺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林景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二五六九上

壽